

日本現代陶藝家 鈴木治

劉鎮洲



▲鈴木治

目前日本陶藝界從事純造形的前衛陶藝作家有不少，在各式各樣的陶藝展中，前衛陶藝作品已成為重要的展出部門。尤其是年輕一輩的作陶者，受到歐美現代美術的影響，作品形態五花八門，標新立異。老一輩的陶藝家們，大部分仍是走傳統的作陶路線，其中，長久以來就一直從事純造形陶藝製作的作家，就不多見了，鈴木治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鈴木治出生於京都市東郊的陶業盛地，其父為擅長拉坯的陶工。從小他在這種環境之下耳濡目染，很自然地走上了製陶的道路，並進入京都市立第二工業學校陶瓷器科，受正規的作陶教育。

他最早的作品發表是在一九四七年，參加「青年作陶家集團展」的展出，早期的作品是以實用的陶瓷器為主。一九四六年，他與八木一夫、山田光、松井美介等人組成了「走泥社」，拋開當時日本陶藝界襲承師匠的傳統作陶方式，主張作陶者應將視野更加擴展，關心社會內外的動向及加深對社會的認識。在走泥社的這個宗旨下，鈴木治的作品也漸漸地在造形形態上有了變化，出現了雙頭壺、多口壺的作品，雖然這些作品在形態上脫離了原有的傳統造形，但是在這個階段

，他對以辘轳拉坯為陶藝成形基本技法的信念仍未動搖。

一九五〇年代，日本的現代美術受到歐美的影響，產生急遽的變化，馬諾斯、畢卡索等人的作品相繼在日本展出，歐美現代藝術開始在日本流行起來，抽象的前衛作品也開始出現。尤其是具日本血統的美國雕刻家野口勇(Isamu Noguchi)

員們很大的衝擊。而鈴木治也在這時邁開了前衛陶藝製作的第一步。他最早的純造形陶藝作品如：「作品」，雖然做法簡單：僅在土條盤築成形的方盒子下加了三隻腳，但是在當時，這種非實用的陶瓷作品不為人們所理解，而被視為怪異之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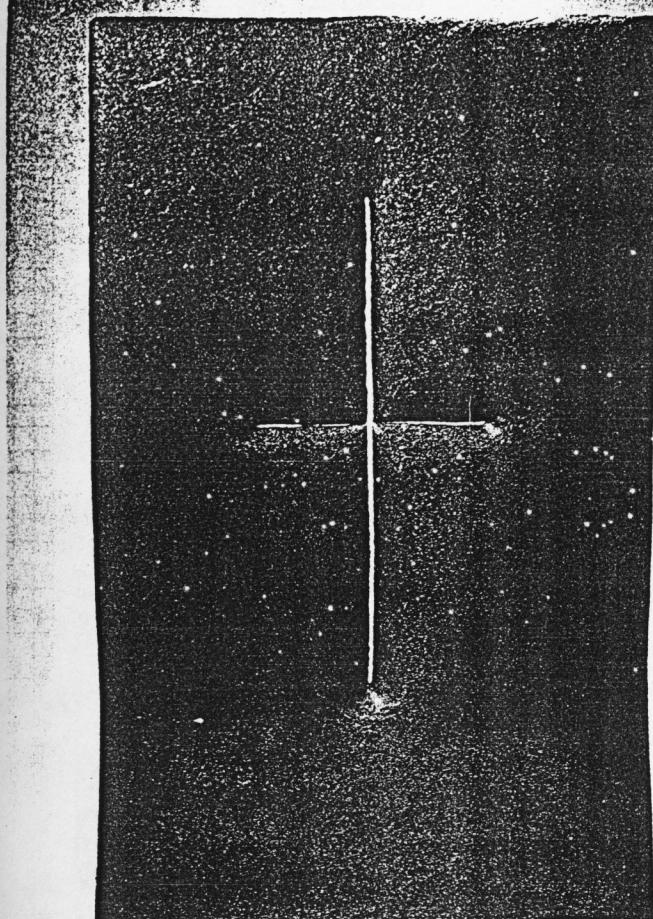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一九五九年，鈴木治的作品形態有了新的改變，這種新形態

作品的特徵是：泥板的二次元構成；就是像空心磚一樣，在兩片泥板

之間夾著泥條或泥片，使這兩片泥板能固定直立而形成壁面，然後在直立的壁面上加上刻線或印花等裝飾效果。

這種壁面作品，不論全體的造形形態，或部分的裝飾效果，都由幾何學的原理所支配，所以，作品顯得造形單純結構穩定，這似乎與

得到充分的表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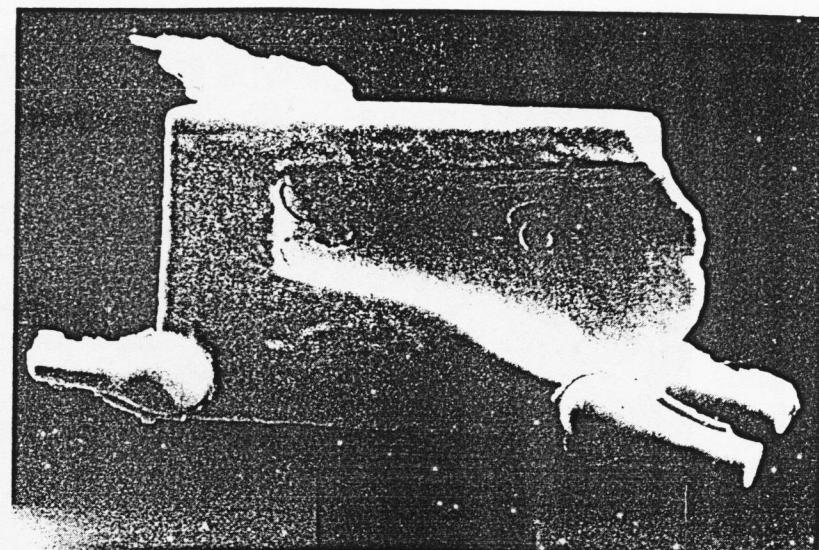
▲鈴木治 風之十字路 高69公分 1982

一九六三年以後的三年，他在這種壁面構成作品的表面處理上，採用新的方式：改變以往在白色化粧土面上所雕刻或壓印的線紋，而使用文字、數字符號，將這種代表人類社會中的意志傳達、觀念溝通的記號，表現在單純造形的壁面上，敘述他對人與社會關係的直觀。表現泥土樸實、堅厚而具有量感的作品，是在一九六四年左右開始的，他繼續壁面構成作品的造形特色，將內心的心象投影到單純化的土塊上，避開華麗與充滿幻想的表現，使意念集中在土塊結構上。他採用泥條盤築的成形技法：作品底部完成後，用泥條圍繞四周逐漸盤築而上，並在內外兩側用木板拍打，使坯土的密度與厚度均勻，並做出所需的凹凸變化與造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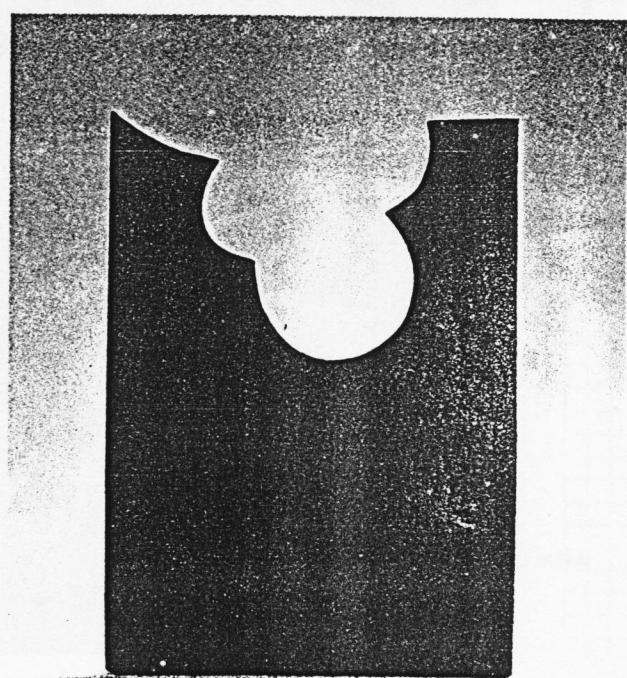
近代建築中，將內部的結構直接在建築外觀上表現出來一樣，強調造形結構的合理性與機能之美。如在第二十一次走泥社展中，他所發表的這類作品「野武士」：淡褐色的直立壁面中央，塗上白色化粧土，再刻上縱、橫、斜不規則的線條，表現出直立在荒野中，身披冑甲的武士。雖然造形已抽象化，看不出頭、手的具體形象，但是那種穩固的直立姿態與威武的武士精神，卻得到充分的表現。

麗的效果。

在此之後的製作，他交互運用陶土瓷土兩種完全相反的表現方式，從事作品創作，使創作內容更加豐富，並且在兩種不同方式的創作過程中，獲得精神上的平衡。



▲鈴木治 消失的雲 高45公分
▲鈴木治 奔走之獸



而在最近幾年的新作中也常常看到。不過，在這些相同主題的作品之間，可看出他追求造形表現的歷程。

在作品的表面處理上，鈴木治有其特殊的方式：就是作品成形後先入窯素燒，然後反覆在表面塗上含鐵分高的土漿，最後在局部噴上薄薄的一層灰釉。經過氧化焰燒成後，就是現出鐵紅色的表面，而噴上灰釉的部分，就呈現黑褐色或黃褐色的釉斑，造成微妙的表面變化，這種技法，直到目前他仍經常使用。

影青（青白瓷）的作品，是在一九六九年開始製作。他之所以著手製作影青，有個重要的因素；就是長久以來他為了製作樸實的土塊結構作品，不得不避開華麗風格的。

由於瓷土不適於土條成形，因此他採用石膏模壓成形的方式，並在石膏模上刻有各種紋樣，使作品表面壓印出細膩的花紋，有時更用石膏模壓出許多花、葉、雪花等

具有相當的寫實性格，而這種寫實性格並不是直接從實物模仿而來，而是透過他心中純化之後再予重現。他準確地把握住陶土與瓷土的材質特性，並分別充分地予以發揮，在樸素的陶土造形上，可看到作品富詩意的浪漫氣息。